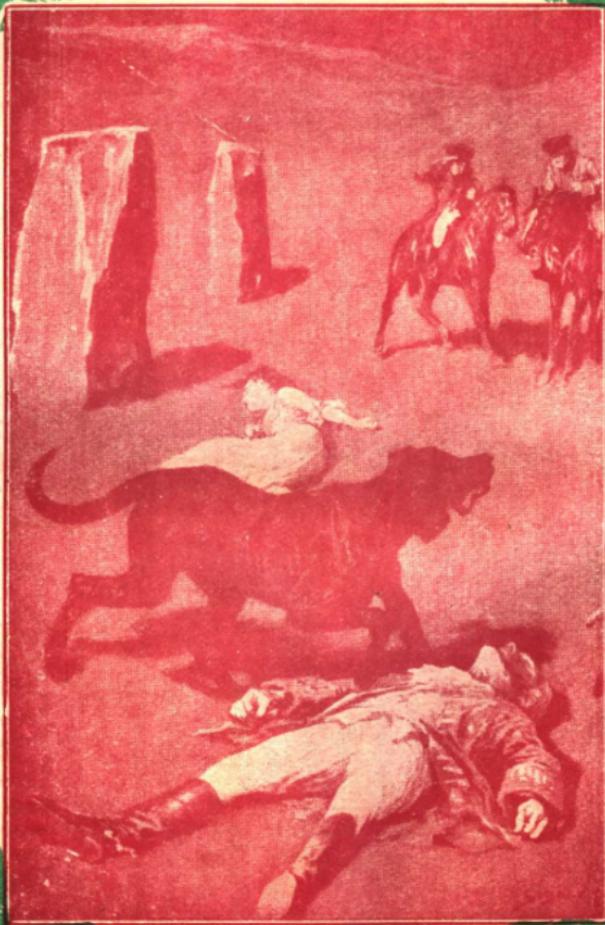


福爾摩斯偵探全案集



第十冊 第三十九案



樊

崇



中華書局印行

詩外傳

洪武元年



盛。英東。蘇通東。北里志。十六  
年。五。吳昌碩。黃振東。黃振

年。黃東。王蓮東。

錢。錢。錢。錢。

楊。楊。楊。楊。楊。楊。楊。  
楊。楊。楊。楊。楊。楊。楊。

中華學術院

# 聞軼代清

角八元一 冊四 編塵毓裘

書凡十六類。搜羅清代名人筆札載記數百十種。頗多家藏秘籍。未經流傳之作。分名人軼事。宮闈秘史。外交小史。文苑雜錄。洪楊軼聞。檮杌近志。小說。書畫史。工藝志。遊俠記。方外記。良醫記。貨殖記。奔史。藝術史。北里志。十六類。

中華書局印行

#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第三十九案 犬祟原名(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英國柯南道爾著  
吳縣陳霆銳譯

## 第一章

華生曰。福爾摩斯操心慮患人也。當有事時。恆終夜無寐。故有遲起之習慣。晨福在膳室中方用早餐。余立爐旁氈上。撥火自熱。反身忽見一精緻之木杖。乃昨晚之來客所遺者。杖美而堅。首端作圓形。其下圍以銀圈。一直徑可及二吋。許闊之表面鑄有「一千八百八十四年。C.C.H.敬贈於國家外科醫院乾姆史篤士滿先生」字樣。細玩其形狀。知此爲老前輩物也。余念至此。福爾摩斯忽言曰。華生君乎。攷究其杖。亦有所得乎。時福爾摩斯方背余而坐。余之動作。彼固不能知之。乃突發此問。殊足引起予驚疑之心。因答曰。異哉。子何以知予方玩弄此杖。豈子腦後有眼邪。福曰。君不見予桌上適有一銀製之咖啡杯乎。光采四徹。予正可從此中窺見汝之動

作。雖然母多言。余輩對於此杖。大有研究之點。在昨日有一客來訪我。未值。遺杖在此。何求於我。則不之悉。君可以就此杖而推測。訪者之爲何如人。又爲何如事而來訪我乎。予遂曰。敬聞命。不歷舉所見以對。予思馬帖滿。醫生必爲一極有聲望之醫士。且爲人和善。人皆以長者目之。故釀金買杖。贈之。以爲記念。福點首稱是。曰。善哉。余曰。馬帖滿。生必顯達。於鄉間。且出外診病時。又必安步當車。福曰。何以知之。余曰。橫邑隨舊。若爲城市。醫生所有。則早已棄之矣。而杖末所鑲之鐵。已銷蝕殆盡。朗爲繩。半外出步行之證。福曰。子語佳。甚余續曰。觀其緩語。爲○○。曰。所贈以意度之。此。三。事。母似爲某獵。舊名稱之。短寫。因英文中獵會首字即H字也。或者該獵會。曾得有馬帖滿。醫生。醫術上。添助力。故買杖贈之。福聽至此。推椅燃煙而起。曰。華生。不圖爾近來偵探之技。精進。至於如此。予平日。探案或稍有所得。則汝必交口稱譽之。今汝。採進。至此。獨不知耶。天下有徒知譽人。而不知自譽者。正汝之謂。福爾摩斯。平日。不肯稱許他人。而又寡言。今忽稱我不置。實非所料。及自謂身價頓增十倍也。福取杖於手。細玩。

移時既而又去其煙管。逕步至窗前。以常用之顯微鏡細爲驗之。爲狀極鄭重。驗畢。卽還坐於一長椅之角。曰杖雖細物。然可以研究之點。正復不少。試爲探索之。予曰。豈予之所言。尙有未盡。抑皆誤會耶。福曰。誠然。君之所言。誤者居半。予所以譽君者。正以子之誤能導我於不誤耳。譬諸一物。本不能發光。然有導光之力。予又何可一日無君邪。然子言亦非全誤。若其人爲一鄉村醫士。而又時常步行二節。則誠如君所言。無可疑擬。余曰。然則予之誤點。究何在者。福曰。子所未誤者。僅有此耳。予曰。請畢。君說。福曰。予以爲持贈此杖者。必非獵會。似以醫院爲近。而觀其○○二字。則可推知其爲十字會之慈善醫院也。因十字會之慈善醫院。簡寫適得。口三字。余曰。頗近之。福曰。此不速之客爲何人。予雖不能知。然以予之推知者爲根據。則尙可再進一步。予曰。趣言之。福曰。君試先爲我探索可乎。予曰。予所推知者止此矣。剝繭抽絲。究非吾子莫屬。福曰。第一當研究者。卽此杖。究爲何事。而贈而贈之。又在何時。是也。予意是杖必爲馬帖滿醫士之同學所贈。而贈之之時。當在醫士初出行醫之際。卽在醫士移寓鄉村之時也。

余曰誠然。福續曰彼在醫院時必不當權。凡醫士一經在醫院當權，則權格較老，必懸壺於名都大邑，決不肯在鄉村間行醫。揣其在醫院之位置，不過一內外科醫生之助手而已。而杖中所綴年號爲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則去今僅及五年，是其人年事當在三十歲上下。而君揣其爲一老年之人，行將不驗。吾決其人必仁樸而粗率，卑以自牧，極能得衆人之信仰。彼外出時必隨以犬，犬之形狀比之獵犬則較大，比之巨獒則又較小也。福斯時斜倚短榻之上，口銜雪茄，吞吐作雲氣，極爲得意。而予則在旁乾笑不止。既而曰：「醫生以狗自隨之說，予不能下斷語。至其年歲事業，則不難一接而得之。」因至藥架之側，從架上取一醫界人名錄閱之。見馬帖滿氏古林，本國家外科醫院中人也。自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在十字會慈善醫院充尋常醫士。該院嘗攷究百病來源及病種，不絕之原理。馬帖滿醫生研究所得，均居優等。又曾充瑞典國醫學會會員，於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四月復在性靈。

報刊布一文暢論人種進化之理。又曾充葛利本托史萊及海巴羅三地之醫官。余誦畢福微笑曰書中亦言及獵會耶。余曰未福曰然則君獵會之言至此已不驗。惟決其爲村落之醫士則殊不謬而予斷定其爲一仁樸粗率卑以自牧之人亦的確無疑何以言之蓋以人非仁樸則決不能得贈品非卑以自牧又決不肯行醫於鄉村間。彼昨日留此甚久竟未留一名刺相示而又忘遺其杖則其人非粗率者又決不至此。余曰敬聞命君言其外出時必以一犬自隨又將何以證之福曰此人外出時犬必緊隨於後衡其杖杖重其中段之齒痕乃愈顯其齒痕之排列既不及平常獵狗之密而疏落又不似巨獒則必爲捲毛種之獵犬可無疑矣福言時環走室中不止少須忽駐足窗前劃然而停謂余曰謂予不信則左證已在是矣此醫士之犬方歷階而上馬帖滿醫士亦趨登吾階矣來者與君爲同業君請留此勿去或者足資吾助須臾又言曰彼上樓矣步聲甚促其爲何事來耶彼業乃醫而予則爲診斷犯罪之專門家爲道不同不相謀也彼又何事來耶言甫已客已挺身入室余觀其

狀惶駭竟爲却步。余初意其人必作一鄉村間醫士態度。由今觀之則適與所揣度者相反。身碩而長。面目清癯。眼光甚銳。眸子作深灰色。鼻如鷹喙。架一金邊眼鏡。衣服雖作醫士裝束。而綢結不理。下服已破裂。年事雖不高而已。龍鍾不復有少年人態度。然相其面貌。則望而知爲一仁樸之人。旣進室。目光卽注射於福手中之杖。歡然曰。杖在此耶。予竟忘之矣。予寶此杖。甚於他物也。福因問曰。此爲朋友之贈品邪。曰。然。福曰。非贈自十字會慈善醫院者乎。客曰。然。當予成婚時。爲該院二三友人所贈者。福忽搖其首。曰。誤矣。誤矣。客聞福言。頗滋疑駭。問曰。先生之言。抑何離奇。若此福曰。無他。以余輩測度之言。竟不能中。故有是語。足下不言此杖在成婚之時。爲他人所贈者乎。馬帖滿曰。誠然。以予成婚後。卽將離醫院而去。故二三素心人。贈之。以爲記念。福曰。然。則予言究未大誤。予乃與客語曰。馬帖滿醫生耳。大名久矣。一旦識荆。殊足以慰平生之願。客曰。不敢當。下走乃一國家外科醫院卑陋之醫生。過蒙先生獎借。實令人慚愧。至於無地下走研究醫學之日極淺。正如徘徊大海之濱。偶拾。

得片鱗小石以供玩賞已耳。雖然足下何名其卽大偵探家福爾摩斯乎。福卽應之曰否此爲吾友華生醫士鄙人乃福爾摩斯客曰今日得識二君極稱鄙願君與華生君之大名鄙人聞之爛熟矣。一旦邂逅可稱萬幸。言次注視福面移時既而曰先生之額腦絕類尼格羅人種乃思想變幻贏得天下聞名奇異極矣。君亦許吾以手接君之腦骨乎。此種腦壳將來當陳列於博物院中以供大衆之研究也。言次福肅客人坐語之曰子業醫故精於人體之研究予業探故於事理不厭推敲予觀子食指黃黑想常自捲紙煙用以自娛者果爾此間可無拘束請隨便吸烟客卽出煙紙一束及煙一包自以長大之手指捲之伸屈隨意極爲嫋熟福爾摩斯靜坐無言惟以其流利之目光四面照射一若對於來客有無窮之感想者有間問曰先生兩次惠臨寒舍當非純爲考究卑人之腦骨來者其亦別有他事見教耶客曰考究腦骨固爲予之本分顧尙有他事商榷蓋以今日予所遇之事實爲最難解決之事非求先生爲我臂助恐終無水落石出之一日余知歐羅巴全洲之中精於專門之學者

當推君爲第二人矣。福曰：第一人誰耶？客曰：富於科學思想之勃林頓博士是也。福曰：然則君何不就商於彼？客曰：彼所擅長者理想之科學耳。若夫實事求是，則不得不推先生爲首屈一指。福曰：然則請母多爲枝節之語，但以就商之事從速告我。

## 第二章

馬帖滿醫生卽以手指其袋中一束之紙，謂福曰：全體疑團盡在此矣。福曰：此一束之紙，在先生入室之時，余已見之。客曰：此陳紙也。福曰：此紙若非僞製，予可決其必爲十八世紀之陳物。客曰：先生何以見之？福曰：子不見汝袋中有一二寸之紙角露於袋外乎？予早以冷眼觀得之矣。凡偵探家見紙而不能決其時代之暫久者，必非第一流之偵探。予前此曾著一小論述，決測年代之法，子未讀過耶？今予斷定此紙當製於一千七百三十年左右。馬帖滿醫生卽出其胸袋中之紙曰：一千七百四十二年也。此紙爲貴族却爾司名勃克維爾姓氏之遺物。彼在三月前慘死於弟逢歇雅，爲衆人所不料。其致死之由，至今言人人殊，竟莫能窮其究竟。却爾氏生前與我

相交最密。有病必延余診治。其爲人幹練有才。方正不阿。正與我等生前極重視此。  
紙萬重疑團。盡由此而生。慄慄危懼。幾無日忘。之後乃因此夭其天年。悲哉。福爾摩  
斯乃接其紙。舒之膝上。謂予曰。華生君。予觀其中。一字之寫法已決。其繪寫之時。  
日。（英國古文書法與今文略異）此時余適立福。後見其紙作黃色。墨跡以曆年  
過久。亦黯淡無光采。紙之首行有「書予勃克維爾堂」七字。而其所署之年號則  
爲一千七百四十二年也。福曰。是中必有所記述。客曰。果也是爲勃克維爾貴族所  
傳下之一件故事。全案關鍵盡在此矣。請君爲我於二十四點鐘內決之。今請誦之。  
如下。福爾摩斯遂倚安樂椅上。屏息以聽。客持紙對光線朗誦其文曰。

勃克維爾貴族中素有妖狗作祟之說。言人人殊。疑信參半。予乃勃克維爾囂俄。  
之嫡系。予之所知。皆聞諸吾父。而吾父又聞諸吾祖。則此事必信。而有徵。故予始  
終信其言之確鑿。嗚呼。昊天不弔。降此鞠凶。不知而今而後。亦有釋放吾家之日  
乎。吾子吾孫當警懼。上帝之刑罰深。自悔艾。以冀脫於天譴。不可以天道甚遠之。

故動作不謹致自戕其身也汝輩試檢閱英國史記至大革命時代數章便知吾祖囂俄曾以勃克維爾氏自名其所營之別墅囂俄殘暴不仁橫行鄉黨中而竟不遭當時人之擯斥者則以爾時風俗敗壞達於極點鄰里中如囂俄其人者正復不少彼此相得引爲同調善惡之界遂莫由分別矣囂俄賦性淫毒見當地某地主之女美而豔欲與之通而女明哲多才守身如玉雅不願偶此僉壬也囂俄怏怏殊以爲恨一日適逢佳節其女之父兄輩多出外踏青惟女獨留囂俄探知之急聚惡少多人刦女以歸閉之一閣樓之中己則與諸惡少歡飲樓下進爵至無量數賀當日之成功也女兀坐樓上惡少輩狂歌歡呼無不聞之知有機可乘非於此時逃生者則膏虎牙矣急開窗牖攀附樹枝而下女家去此僅三里遂狂奔而逸夫以一弱女子而能免脫於強暴之手其智勇誠有足多者既而堂上燭滅諸客漸次別去囂俄挈榼提壺曆梯而上冀與女痛飲作長夜之歡登樓而後四面跡女已杳不知其所在復下樓怒極髮指狀類癱狂擊碎吐壺揚言曰此恨

不。雪。非。夫。也。留。客。聞。之。亦。相。顧。失。色。不。知。何。以。爲。計。中。有。黠。者。曰。曷。盡。繼。汝。之。獵。犬。以。跡。之。乎。囂。俄。極。然。其。說。立。往。廐。中。呼。圉。人。備。馬。裝。鞍。以。待。且。盡。放。其。所。畜。獵。狗。擲。以。女。所。遺。手。帕。使。嗅。之。然。後。縱。之。四。出。時。皓。魄。方。升。萬。籟。都。寂。囂。俄。遂。上。馬。絕。塵。而。出。獵。犬。數。十。頭。則。爲。之。前。驅。衆。待。囂。俄。既。去。卽。復。飲。酒。談。笑。以。爲。快。樂。既。而。思。其。主。人。夜。深。遠。行。或。遇。災。害。遂。集。衆。三。十。人。尾。之。行。未。數。里。見。一。牧。羊。之。人。詰。以。曾。見。羣。狗。與。否。牧。者。惶。恐。不。知。所。對。既。而。神。色。少。定。乃。曰。初。見。一。少。女。急。促。前行。面。露。驚。惶。之。色。復。見。有。羣。狗。追。之。而。囂。俄。則。乘。黑。馬。揚。鞭。追。逐。於。後。而。又。有。一。兇。猛。之。獵。犬。緊。隨。囂。俄。不。知。也。牧。者。言。已。衆。咸。斥。之。復。呼。嘯。前。進。既。而。有。慘。痛。之。呼。聲。掠。衆。人。耳。邊。而。過。衆。爲。之。毛。戴。舉。目。遠。望。見。囂。俄。所。乘。馬。方。悲。鳴。長。號。疾。馳。而。來。轆。轤。盡。失。喘。汗。不。已。而。其。乘。主。則。竟。不。知。所。往。衆。知。變。出。非。常。前。途。必。有。危。險。鼓。勇。揚。鞭。而。前。抵。山。谷。間。但。見。羣。犬。伏。於。坡。上。蝟。縮。不。動。前。此。兇。猛。之。狀。至。是。盡。殺。衆。亦。爲。之。股。栗。徘徊。不。敢。進。中。有。三。人。頗。具。膽。氣。願。騎。馬。往。探。其。異。

遂縱馬下坡。坡下有大石二方，在月光中了了可辨。石旁見一女屍在焉。女屍之旁復有一男屍偃臥於其側。二屍之間則有一獸，狀類猛厲之獵犬，方獠牙，噬男屍三人。正諦視間，獸忽轉首怒視三人，惶恐逸去。後聞諸他人云：其一以此驚死，餘二人亦成狂易之症，終身勿瘳。嗚呼！予之所以據實直書，不厭詳盡者，正欲使吾子吾孫知吾家爲積不善之家，以致災殃迭降。家世式微，願汝曹克修厥德，以祖宗之往事爲鑒，則蒼蒼者天庶發其慈悲之心，而勿復加罪於吾後世人也。吾子吾孫當謹記吾言，勿於夜深人靜時適彼曠野，以自戕其生。則老夫雖死亦無遺憾矣。此書爲囂俄後嗣所述，以遺其子羅傑及約翰其世，珍藏勿失。

馬帖滿醫生朗誦此項遺囑既畢，卽揭其眼鏡於額，諦視福爾摩斯。福曰：「固若是乎？」馬帖滿曰：「得非奇聞？」乃一段絕妙之小說資料，頗喜聞之，惜予非小說家也。否則鋪張揚厲，當可多得潤資以買一醉矣。馬帖滿復於衣袋中取出新聞紙數頁，曰：「福爾摩斯君，今余再以較近之一種信息，詳爲先生道之。此卽本年六月十四日之當

地新聞紙內述却爾司侯爵生平事蹟。及其慘死之狀甚詳。此新聞露布之日去却爾司之慘死尙未及數日也。福爾摩斯遂移席而前重復凝神以聽。而客則亦重架其鏡於眼簾之前誦曰。

却爾司勃克維爾侯爵下次國會開幕時大有被選爲議員之希望。本報前已詳爲披露。今忽慘死原野殊出衆人之所料也。按勃克維爾一族前本清華世家。物望所歸。乃盛極而衰。漸次式微。而所謂却爾司者。則已爲碩果之僅存矣。却爾史氏早歲卽航海往南非洲經營商業。亘十餘年。卒成巨富以歸。於先人釣游之地營菟裘焉。人皆謂勃克維族有人復其舊觀矣。却爾司無出而爲人極和善可親。好施與周給。於公益事尤具熱心。以故鄉居未及二年。而鄰里鄉黨之人。無不推爲忠信長者也。今一旦慘遭非命。能否昭雪。尙在不可知之數。嗚呼。人生到此。天道甯論耶。却爾司自死於原野之後。地方官雖曾到場勘驗。然對於是案。疑難之點。亦未能解決。一二而鄉里所傳種種迷信之談。則更不足取信於大雅也。然倘

謂却爾司乃被戕而死則其生前有何冤孽致招殺身之禍亦頗可研究否則何以爲人所戕蓋天下斷無有無故而殺人者亦斷無有無故而被人所殺者也却爾司氏雖致富歸鄉然而平日自奉甚儉家中服役者僅勃萊馬夫婦二人夫司飲食婦理雜務彼等謂其主人被戕前之數日身體已不甚安適諸友亦復以此爲言謂其身有心疾氣色不佳呼吸短促卽常爲其治病之馬帖滿醫生亦同此診斷也却爾司以多病之故平日對於攝生之道極爲講究每至黃昏臨睡之前必散步於近郊之松柏徑側此亦勃萊馬夫婦之言也六月四日晚却爾司氏囑其僕人輩整理行裝言明日將有倫敦之行語畢如常例出外散步口銜雪茄作自得狀其僕習以爲常不爲怪也乃是晚主人直至十二時未歸勃萊馬夫婦始以爲奇遂秉燭尋之彼時宿雨初晴戶外泥土極爲鬆濕却爾司之足印顯然可復向。前尋之則見却爾司已倒斃於路盡之處矣統觀勃萊馬夫婦前後所述有